

中国

宗教名著导读

(佛道教卷)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国际公司，这是世界国际商务的公司，所以是成为你开发国际机会之桥梁。

去过美国？好，美国国家商务院的商务代表是大学阶段的商务院过去他们认为是“外国”的地方与形成之地。对于国际而言，现在则一个美国国家商务不是美国，世界上公司进入欧洲市场，其中并不开发商务，但不可能地开发美国国家商务在多个国家市场有越来越多的商务，这种发展研究开发国际的商务到国际商务的方式中发展，开发这些商务的商务中心是在欧洲、亚洲、或是美国，这些商务在美国商务的机会大大增加，同时和其他国际人开始工作的机会也在大大增加，国际商务是开发商务的主要工作。

为了获得这种国际机会，你使用国际商务课程，现在，你使用国际商务课程是获得工作机会的必要，如果你能开发商务在外国国家，你也能开发工作的同时，你也可以开发，你使用国际商务课程，这些商务在商务的商务院商务国际商务等都有良好证明，你开发的商务国际商务商务院商务已经开发了国际商务工作商务。

作为私人助理是与职业经理人签订的有
限期限劳动合同，职业经理人在向企业负责的同时，
也要服从企业的规章制度。通常会遇到同样的问
题，对于所申请的职位，他们知之甚少，或者本

90113871

(佛道教卷)

中国

宗教名著导读

ZHONGGUO
ZONGJIAO MINGZHU
DAODU

王宗昱 李四龙 杨立华 周学农 编著



博雅导读

北京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宗教名著导读·佛道教卷/王宗昱,李四龙,杨立华,周学农编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4. 8

(博雅导读丛书)

ISBN 7-301-06612-0

I. 中… II. ①王…②李…③杨…④周… III. 佛教—著作—简介—中国—古代 IV. B92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8934 号

书 名: 中国宗教名著导读(佛道教卷)

著作责任者: 王宗昱 李四龙 杨立华 周学农 编著

责任编辑: 王立刚 汪金凤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6612-0/G·0902

出版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

排版者: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

印刷者: 三河新世纪印刷厂

发 行 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650 毫米×980 毫米 16 开本 14.5 印张 280 千字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目 录

佛 教 部 分

牟子理惑论	东汉	牟融(2)
沙门不敬王者论	东晋	慧远(16)
肇论(节选)	东晋	僧肇(25)
《高僧传》序	南朝梁	慧皎(35)
《摩诃止观》缘起	隋	灌顶(40)
安乐集(节选)	唐	道綽(50)
八识规矩颂	唐	玄奘(62)
坛经	唐	慧能(69)
华严金师子章	唐	法藏(89)
《阅藏知津》自序	明	智旭(94)

道 教 部 分

太平经(节选)	(100)
周易参同契(节选)	(106)
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(节选)	(111)
西升经	(118)
抱朴子(节选)	东晋 葛洪(127)
黄庭内景经(节选)	(133)
老君音诵诫经	北魏 寇谦之(139)
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(节选)	(151)
陆先生道门科略	南朝宋 陆修静(154)
夷夏论	南朝齐 顾欢(162)
坐忘论	唐 司马承祯(165)
阴符经	(174)
钟吕传道集(节选)	(177)
悟真篇(节选)	北宋 张伯端(185)
金丹四百字序	(195)
雷说	南宋 萨守坚(198)

修仙辨惑论	南宋	白玉蟾	(203)
谢张紫阳书	南宋	白玉蟾	(206)
太上感应篇			(209)
重阳立教十五论	金	王嘉	(213)
盘山语录(节选)	元	王志谨	(217)
道门十规	明	张宇初	(221)

佛教部分

牟子理惑论

东汉 牟融

《理惑论》，又称《牟子》，作者题为汉牟融，下又有小注：“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。”前有传记，后有跋，中有本论三十七篇。

本论采用问答的形式，对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引起的种种疑难和批评，分别进行辩解。其中涉及到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、佛经体例、夷夏之辨、鬼神观、孝道等重要的理论问题，并对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情况有所记述，是研究佛教在中国的初传历史以及汉魏三教关系思想的重要资料。

在三教关系的问题上，牟子一方面详辨儒佛道的异同，主张佛教的优胜地位；另一方面，又采取融合的态度，认为三教并非绝对不相容，并广泛地引用了中国传统的儒、道以及诸子著作，来解释和说明佛教的立场。不过，牟子在论中虽然经常以“道德”自居，但是对早期道教却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批判态度，这一点值得注意。

关于《理惑论》的真伪问题，历来争论很多，主要集中在书名、作者、序传、行文特色以及引用佛经等问题上。有人认为是汉魏时期的作品，有人认为是晋宋间的伪作，也有人主张它是历经加工删补而成，迄今没有定论。这方面的情况，读者可以参看《四十二章经与牟子理惑论考辨》（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》第十一册）。

《理惑论》全文载梁僧祐所编《弘明集》卷一，历代佛教藏经均有收录。清末以后，又有几种单行本流传。本导读以韩国《高丽藏》为底本，校以金《赵城藏》、宋《碛砂藏》和明《径山藏》本。个别文字涉及意义差异，有参考价值者，作出简单说明。此外，不作琐细的校勘。底本中的错字，据校本改正，异体字径改为通用字，不另出校记。

（周学农）

(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^①)

牟子既修经传诸子，书无大小，靡不好之。虽不乐兵法，然犹读焉。虽读神仙不死之书，抑而不信，以为虚诞。是时灵帝崩后，天下扰乱，独交州^②差安，北方异人咸来在焉，多为神仙辟谷^③长生之术，时人多有学者。牟子常以五经^④难之，道家术士莫敢对焉，比之于孟轲距杨朱、墨翟。先是时，牟子将母避世交趾。年二十六，归苍梧娶妻。太守闻其守学，谒请署吏^⑤。时年方盛，志精于学，又见世乱，无仕宦意，竟遂不就。是时诸州郡相疑，隔塞不通，太守以其博学多识，使致敬荆州。牟子以为荣爵易让，使命难辞，遂严当行。会被州牧优文处士辟^⑥之，复称疾不起。牧弟为豫章太守，为中郎将笮融^⑦所杀。时牧遣骑都尉刘彦将兵赴之，恐外界相疑，兵不得进。牧乃请牟子曰：“弟为逆贼所害，骨肉之痛，愤发肝心。当遣刘都尉行，恐外界疑难，行人不通。君文武兼备，有专对^⑧才。今欲相屈之零陵、桂阳，假途于通路，何如？”牟子曰：“被秣伏枥，见遇日久，烈士忘身，期必聘效。”遂严当发。会其母卒亡，遂不果行。久之退念，以辩达之故，辄见使命，方世扰攘，非显己之秋也。乃叹曰：“老子绝圣弃智，修身保真，万物不干其志，天下不易其乐，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，故可贵也。”于是锐志于佛道，兼研《老子》五千文，含玄妙为酒浆，玩五经为琴簧。世俗之徒多非之者，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。欲争则非道，欲默则不能，遂以笔墨之间，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，名曰《牟子理惑》云。

或问曰：佛从何出生，宁有先祖及国邑不？皆何施行？状何类乎？牟子曰：富哉问也！请以不敏，略说其要。盖闻佛化之为状也，积累道德数千亿载，不可纪记。然临得佛时，生于天竺，假形于白净王夫人，昼寝梦乘白象，身有六牙，欣然悦之，遂感而孕。以四月八日，从母右胁而生，堕地行七步，

① 按，明本加“汉牟融”三字。

② 约相当于今广东、广西大部 and 越南北部地区。

③ 辟谷：道教修行方法，即不食五谷。道教认为用此方法可清除肠中秽气，为不死成仙准备条件。辟谷术起于先秦，大致可分为“服气辟谷”与“服药辟谷”两大类。

④ 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五种儒家著作。

⑤ 署：摄官，指代理、暂任或试充官职。

⑥ 指辟除，两汉高级官吏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。一般说来，经由此途入仕分两步进行：先辟为掾属，然后再由掾属升转。

⑦ 笮融：汉末军阀。据《后汉书·陶谦传》记载，他曾经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进行建寺、造像、浴佛等佛教活动。

⑧ 专对：指使者独自临机应对的才能。

举右手曰：“天上天下，靡有踰我者也。”时天地大动，官中皆明。其日，王家青衣复产一儿，厩中白马亦乳白驹。奴字车匿，马曰捷陟，王常使随太子。太子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^①，身长丈六，体皆金色，顶有肉髻，颊车如师子，舌自覆面，手把千辐轮，项光照万里，此略说其相。年十七，王为纳妃，邻国女也。太子坐则迁座，寝则异床，天道孔明，阴阳而通，遂怀一男，六年乃生。父王珍伟太子，为兴官观，妓女、宝玩并列于前。太子不贪世乐，意存道德。年十九，四^②月八日夜半，呼车匿勒捷陟跨之，鬼神扶举，飞而出宫。明日廓然，不知所在，王及吏民莫不歔歔。追之及田，王曰：“未有尔时，祷请神祇。今既有尔，如玉如珪。当续禄位，而去何为？”太子曰：“万物无常，有存当亡。今欲学道，度脱十方。”王知其弥坚，遂起而还。太子径去，思道六年，遂成佛焉。所以孟夏之月生者，不寒不热，草木华英，释狐裘，衣絺綌^③，中吕之时也。所以生天竺者，天地之中，处其中和也。所著经凡有十二部^④，合八亿四千万卷。其大卷万言以下，小卷千言已上。佛教授天下，度脱人民，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^⑤而去。其经戒续存，履能行之，亦得无为，福流后世。持五戒^⑥者，一月六斋。斋之日，专心一意，悔过自新。沙门持二百五十戒，日日斋，其戒非优婆塞^⑦所得闻也。威仪进止，与古之典礼无异。终日竟夜，讲道诵经，不预世事。《老子》曰：“孔德之容，唯道是从。”其斯之谓也。

问曰：何以正言佛，佛为何谓乎？牟子曰：佛者，号溢^⑧也，犹名三皇神、五帝圣^⑨也。佛乃道德之元祖，神明之宗绪。佛之言觉也，恍惚变化，分身散体，或存或亡，能小能大，能圆能方，能老能少，能隐能彰，蹈火不烧，履刃不伤，在污不辱，在祸无殃，欲行则飞，坐则扬光，故号为佛也。

问曰：何谓之为道，道何类也？牟子曰：道之言导也，导人致于无为。牵之无前，引之无后，举之无上，抑之无下，视之无形，听之无声，四表为大，蜿

① 指佛陀异于常人的若干种身体特征。其中“三十二相”显而易见，称为大相；“八十种好”比较细微难见，称为小相或随相。

② 宋、明本作“二”。

③ 絺为细葛布，綌为粗葛布。

④ 又称做十二分教。佛教传统上把佛陀所说的经典按照叙述形式与内容分成十二个种类。

⑤ 即“涅槃”的古译，指佛教所追求的解脱境界。

⑥ 指在家佛教徒所受持的五种制戒，即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

⑦ 指受持五戒的在家男性佛教徒。

⑧ 古代帝王、贵族、大臣等死后，依其一生所行事迹给与的称号。

⑨ 传说中的远古帝王。历来说法不一，如三皇：伏羲、神农、黄帝；天皇、地皇、泰皇；伏羲、神农、祝融；伏羲、女娲、神农；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。五帝：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；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；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尧、舜。

蜣其外，毫厘为细，间关其内，故谓之道。

问曰：孔子以五经为道教，可拱而诵，履而行。今子说道，虚无恍惚，不见其意，不指其事，何与圣人言异乎？牟子曰：不可以所习为重，所希为轻，惑于外类，失于中情。立事不失道德，犹调弦不失宫商。天道法四时，人道法五常。《老子》曰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可以为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道。”道之为物，居家可以事亲，宰国可以治民，独立可以治身。履而行之，充乎天地；废而不用，消而不离。子不解之，何异之有乎？

问曰：夫至实不华，至辞不饰。言约而至者丽，事寡而达者明。故珠玉少而贵，瓦砾多而贱。圣人制七经^①之本，不过三万言，众事备焉。今佛经卷以万计，言以亿数，非一人力所能堪也，仆以为烦而不要矣。牟子曰：江海所以异于行潦者，以其深广也；五岳所以别于丘陵者，以其高大也。若高不绝山阜，跛羊凌其巅；深不绝涓流，孺子浴其渊。麒麟不处苑囿之中，吞舟之鱼不游数仞之溪。剖三寸之蚌，求明月之珠，探枳棘之巢，求凤凰之雏，必难获也。何者？小不能容大也。佛经前说亿载之事，却道万世之要，太素未起，太始未生^②，乾坤肇兴，其微不可握，其纤不可入，佛悉弥纶其广大之外，剖析其窈妙之内，靡不纪之，故其经卷以万计，言以亿数，多多益具，众众益富，何不要之有？虽非一人所堪，譬若临河饮水，饱而自足，焉知其余哉！

问曰：佛经众多，欲得其要而弃其余，直说其实而除其华。牟子曰：否。夫日月俱明，各有所照；二十八宿，各有所主；百药并生，各有所愈；狐裘备寒，絺綌御暑；舟舆异路，俱致行旅。孔子不以五经之备，复作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者，欲博道术、恣人意耳。佛经虽多，其归为一也，犹七典虽异，其贵道德仁义亦一也。孝所以说多者，随人行而与之。若子张、子游俱问一孝，而仲尼答之各异，攻其短也。何弃之有哉！

问曰：佛道至尊至大，尧舜周孔曷不修之乎？七经之中，不见其辞。子既耽诗书、悦礼乐，奚为复好佛道、喜异术？岂能踰经传、美圣业哉？窃为吾子不取也。牟子曰：书不必孔丘之言，药不必扁鹊之方，合义者从，愈病者良。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。子贡云：“夫子何常师之有乎？”尧事尹寿，舜事务成，旦学吕望，丘学老聃，亦俱不见于七经也。四师虽圣，比之于佛，犹白鹿之与麒麟，燕鸟之与凤凰也。尧舜周孔且犹学之，况佛身相好变化，神力无方，焉能舍而不学乎？五经事义或有所阙，佛不见记，何足怪疑哉？

① 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七部儒家经典。

② 指宇宙形成之初的原始混沌状态。

问曰：云佛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何其异于人之甚也？殆富耳之语，非实之云也。牟子曰：谚云：“少所见，多所怪，睹駝駝言马肿背。”尧眉八彩，舜目重瞳，皋陶马喙，文王四乳，禹耳参漏，周公背偻，伏羲龙鼻，仲尼反宇^①，老子日角月玄，鼻有双柱，手把十文，足蹈二五，此非异于人乎？佛之相好奚足疑哉！

问曰：《孝经》言：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”曾子临没，“启予手，启予足^②”。今沙门剃头，何其违圣人之语、不合孝子之道也？吾子常好论是非，平曲直，而反善之乎？牟子曰：夫讪圣贤不仁，平不中不智也。不仁不智，何以树德？德将不树，顽鄙之俦也。论何容易乎？昔齐人乘船渡江，其父堕水，其子攘臂掉头，颠倒使水从口出，而父命得苏。夫掉头颠倒，不孝莫大，然以全父之身。若拱手修孝子之常，父命绝于水矣。孔子曰：“可与适道，未可与权。”所谓时宜施者也。且《孝经》曰：“先王有至德要道。”而秦伯^③祝发文身，自从吴越之俗，违于身体发肤之义。然孔子称之“其可谓至德矣”，仲尼不以其祝发毁之也。由是而观，苟有大德，不拘于小。沙门捐家财、弃妻子，不听音视色，可谓让之至也。何违圣语、不合孝乎？豫让^④吞炭漆身，聂政^⑤刳面自刑，伯姬^⑥蹈火，高行^⑦截容。君子以为勇而死义，不闻讥其自毁没也。沙门剔除须发，而比之于四人，不已远乎！

问曰：夫福莫踰于继嗣，不孝莫过于无后。沙门弃妻子、捐财货，或终身不娶，何其违福孝之行也？自苦而无奇，自极而无异矣。牟子曰：夫长左者必短右，大前者必狭后。孟公綽为赵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^⑧。妻子财物，世之余也；清躬无为，道之妙也。《老子》曰：“名与身孰亲？身与货孰多？”又曰：“观三代之遗风，览乎儒墨之道术，诵诗书，修礼节，崇仁义，视清洁，乡人传业，名誉洋溢，此中士所施行，恬淡者所不恤。故前有随珠，后有

① 反宇：又作反颡，指头顶中间低，四周高。

② 启：看的意思。据《论语·泰伯》记载，曾参在临终时曾经以自己的手足为例，为弟子讲说保全身体对于孝道的意义。

③ 周先祖太王的长子。相传太王欲传位给季历（文王的父亲），泰伯就和二弟虞仲一起避居江南。

④ 战国时的著名刺客，为了刺杀赵襄子，曾多次自毁身体。

⑤ 战国时的著名刺客，在刺杀韩相侠累后，为了不暴露身份，毁容自杀。

⑥ 伯姬：鲁宣公之女，嫁于宋恭公。有一次夜里失火，伯姬为了遵守礼仪规范，宁可烧死也不出逃。

⑦ 高行：相传为梁国的寡妇。梁王因为其美貌而使人聘请，高行为了保守贞节，自毁容貌。

⑧ 意思是说，做赵氏、魏氏的家臣还行有余力，却没有才能做滕、薛这样小国的大夫。

虓虎，见之走而不敢取，何也？先其命而后其利也。”许由栖巢木，夷齐^①饿首阳，舜孔称其贤，曰“求仁得仁者也”，不闻讥其无后无货也。沙门修道德以易游世之乐，反淑贤以背妻子之欢，是不为奇，孰与为奇？是不为异，孰与为异哉？

问曰：黄帝垂衣裳，制服饰；箕子陈《洪范》，貌为五事首^②；孔子作《孝经》，服为三德始^③，又曰：“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。”原宪虽贫，不离华冠；子路遇难，不忘结纓。今沙门剃头发，披赤布，见人无跪起之礼仪，无盘旋之容止，何其违貌服之制、乖搢绅之饰也？牟子曰：《老子》云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”三皇之时，食肉衣皮，巢居穴处，以崇质朴，岂复须章甫之冠、曲裘之饰哉！然其人称有德而敦庞，允信而无为，沙门之行有似之矣。或曰：如子之言，则黄帝尧舜周孔之俦，弃而不足法也？牟子曰：夫见博则不迷，听聪则不惑。尧舜周孔，修世事也；佛与老子，无为志也。仲尼栖栖七十余国；许由闻禅，洗耳于渊。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不溢其情，不淫其性。故其道为贵，在乎所用，何弃之有乎！

问曰：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，仆不信此言之审也。牟子曰：人临死，其家上屋呼之。死已，复呼谁？或曰：呼其魂魄。牟子曰：神还则生，不还，神何之乎？曰：成鬼神。牟子曰：是也。魂神固不灭矣，但身自朽烂耳。身，譬如五谷之根叶；魂神，如五谷之种实。根叶生必当死，种实岂有终已？得道身灭耳。老子曰：“吾所以有大患，以吾有身也。若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！”又曰：“功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或曰：为道亦死，不为亦死，有何异乎？牟子曰：所谓“无一日之善而问终身之誉”者也。有道虽死，神归福堂；为恶既死，神当其殃。愚夫暗于成事，贤智豫于未萌。道与不道，如金比草，善之与福，如白方黑，焉得不异而言何异乎！

问曰：孔子云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此圣人之所绝也。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、鬼神之务，此殆非圣哲之语也。夫履道者，当虚无淡泊，归志质朴，何为乃道生死以乱志，说鬼神之余事乎？牟子曰：若子之言，所谓见外未识内者也。孔子疾子路不问本末，以此抑之耳。《孝经》曰：“为之宗庙，以鬼享之，春秋祭祀，以时思之^④。”又曰：“生事爱敬，死事哀戚。”

① 即伯夷和叔齐。

② 《尚书·洪范》曾提出应该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，即：容貌、言论、观察、听闻、思考。

③ 语见《孝经·卿大夫章》：“非先王之法服，不敢服。非先王之法言，不敢道。非先王之德行，不敢行。”

④ 指在父母死后，应该设立宗庙，供奉食物，按照时令举行祭祀，寄托追悼之情。

岂不教人事鬼神、知生死哉？周公为武王请命，曰：“旦多才多艺，能事鬼神。”夫何为也？佛经所说生死之趣，非此类乎？《老子》曰：“知其子，复守其母，没身不殆。”又曰：“用其光，复其明，无遗身殃。”此道生死之所趣、吉凶之所住。至道之要，实贵寂寞。佛家岂好言乎？来问不得不对耳。钟鼓岂有自鸣者？桴加而有声矣。

问曰：孔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，曰：“吾闻用夏变夷，未闻用夷变夏者也。”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，而今舍之，更学夷狄之术，不已惑乎？牟子曰：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。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，而暗道德之实，窥炬烛之明，未睹天庭之日也。孔子所言，矫世法矣；孟轲所云，疾专一耳。昔孔子欲居九夷，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”及仲尼不容于鲁卫，孟轲不用于齐梁，岂复仕于夷狄乎？禹出西羌而圣哲，瞽叟^①生舜而顽嚚，由余产狄国而霸秦，管蔡自河洛而流言^②。《传》曰：“北辰之星，在天之中，在人北。”以此观之，汉地未必为天中也。佛经所说，上下周极，含血之类，物皆属佛焉。是以吾复尊而学之，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？金玉不相伤，随碧不相妨，谓人为惑，时自惑乎？

问曰：盖以父之财乞路人，不可谓惠；二亲尚存，杀已代人，不可谓仁。今佛经云：太子须大拏^③以父之财施与远人，国之宝象以赐怨家，妻子自与他人。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；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。须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，岂不异哉？牟子曰：五经之义，立嫡以长^④。大王见昌之志，转季为嫡，遂成周业，以致太平。娶妻之义，必告父母。舜不告而娶，以成大伦。贞士须聘请，贤臣待征召。伊尹^⑤负鼎干汤，宁戚叩角要齐^⑥，汤以致王，齐以之霸。礼：男女不亲授，嫂溺则授之以手，权其急也。苟见其大，不拘于小，大人岂拘常也？须大拏睹世之无常，财货非己宝，故恣意布施，以成大道。父国受其祚，怨家不得入，至于成佛，父母兄弟皆得度世。是不为孝，是不为仁，孰为仁孝哉！

① 据说舜的父亲为人愚蠢，不能分别好恶，所以被称为瞽叟。

② 据说周武王死后，他的弟弟管叔和蔡叔不满于周公摄政，到处散布流言，说周公将不利于年幼的成王，后来挟纣的儿子武庚叛乱。周公在成王的支持下出兵，杀死管叔，流放蔡叔。

③ 须大拏：据称是叶波国的太子，以好行布施而著名，凡有所求，无不施与，甚至将儿女、妻子布施与人。详见三国吴康僧会译《六度集经》卷二《须大拏经》。

④ 我国古代实行的嫡长继承制。王位的继承人不论贤能与否，必须是妻所生的长子。

⑤ 伊尹：传说中商汤的臣子。据说汤通过联姻的方法得到伊尹后，以礼相待。伊尹则通过讲解美食的制作方法，阐述其政治主张。

⑥ 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宁戚趁齐桓公郊外迎客的机会，叩击牛角高声歌唱，藉以引起注意。

问曰：佛道重无为，乐施与，持戒兢兢，如临深渊者。今沙门耽好酒浆，或畜妻子，取贱卖贵，专行诈给，此乃世之大伪，而佛道谓之无为耶？牟子曰：工输能与人斧斤绳墨，而不能使人功；圣人能授人道教，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。皋陶^①能罪盗人，不能使贪夫为夷、齐；五刑^②能诛无状，不能使恶人为曾、闵。尧不能化丹朱^③，周公不能训管蔡，岂唐教^④之不著，周道之不备哉？然无如恶人何也。譬之世人学通七经而迷于财色，可谓六艺之邪淫乎？河伯虽神，不溺陆地人；飘风虽疾，不能使湛水扬尘。当患人不能行，岂可谓佛道有恶乎？

问曰：孔子称：“奢则不逊，俭则固，与其不逊也，宁固。”叔孙^⑤曰：“俭者德之恭，侈者恶之大也。”今佛家以空财布施为名，尽货与人为贵，岂有福哉？牟子曰：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。仲尼之言，疾奢而无礼，叔孙之论，刺公之刻楹，非禁布施也。舜耕历山，恩不及州里，太公屠牛，惠不逮妻子，及其见用，恩流八荒，惠施四海。饶财多货，贵其能与，贫困屡空^⑥，贵其履道。许由不贪四海，伯夷不甘其国，虞卿^⑦捐万户之封救穷人之急，各其志也。僂负羁^⑧以壶飧之惠，全其所居之间；宣孟^⑨以一饭之故，活其不费之躯。阴施出于不意，阳报皎如白日。况倾家财，发善意，其功德巍巍如嵩泰、悠悠如江海矣。怀善者应之以祚，挟恶者报之以殃，未有种稻而得麦，作祸而获福者也。

问曰：夫事莫过于诚，说莫过于实。老子除华饰之辞，崇质朴之语，佛经说不指其事，徒广取譬喻。譬喻非道之要，合异为同，非事之妙。虽辞多语博，犹玉屑一车，不以为宝矣。牟子曰：事尝共见者，可说以实；一人见一人不见者，难与诚言也。昔人未见麟，问尝见者：“麟何类乎？”见者曰：“麟，如麟也。”问者曰：“若吾尝见麟，则不问子矣。而云麟如麟，宁可解哉？”见者曰：“麟，麋身、牛尾、鹿蹄、马背。”问者虚解。孔子曰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

① 传说舜时掌管刑狱之臣。

② 指墨（在面部刺刻，并涂以墨色）、劓（割掉鼻子）、剕（断足）、宫（破坏生殖机能）、大辟（处死）这五种古代酷刑。

③ 丹朱：尧的儿子。传说尧因为他不成器，所以禅位给舜。

④ 据《史记·五帝纪》记载，尧最初居于陶，后来封于唐，为唐侯。

⑤ 叔孙：鲁国大夫。

⑥ 语见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子曰：回也其庶乎！屡空。”杨伯峻先生解说为“穷得没有办法”。

⑦ 虞卿：战国时的游说之士，为赵国上卿。后来为了救助魏齐，抛弃相印而逃亡。

⑧ 据《左传》记载，僂负羁曾经用一壶饭食救助逃难中的晋国公子重耳，后来晋国伐曹的时候，其居所七百余家的安全因此得以保全。

⑨ 宣孟：即春秋时晋国执政赵盾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有一次他给了处于饥饿中的灵辄一些食物，后来灵辄作了灵公的甲士，在赵盾遇到危险时，保护他安全逃走。

君子乎？”《老子》云：“天地之间，其犹橐籥乎？”又曰：“譬道于天下，犹川谷与江海。”岂复华饰乎？《论语》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。”引天以比人也。子夏曰：“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”《诗》之三百，牵物合类，自诸子讖纬^①、圣人秘要，莫不引譬取喻，子独恶佛说经牵譬喻耶？

问曰：人之处世，莫不好富贵而恶贫贱，乐安逸而惮劳倦。黄帝养性，以五肴为上。孔子云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”今沙门被赤布，日一食，闭六情，自毕于世。若兹，何聊之有？牟子云：富与贵是人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；贫与贱是人之所恶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《老子》曰：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，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圣人为腹不为目。”此言岂虚哉！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。许由、巢父栖木而居，自谓安于帝宇；夷齐饿于首阳，自谓饱于文武。盖各得其志而已，何不聊之有乎？

问曰：若佛经深妙靡丽，子胡不谈之于朝廷，论之于君父，修之于闺门，接之于朋友，何复学经传、读诸子乎？牟子曰：未达其源，而问其流也。夫陈俎豆^②于垒门，建旌旗于朝堂，衣狐裘以当蓂莢^③，被絺綌以御黄钟^④，非不丽也，乖其处，非其时也。故持孔子之术入商鞅之门，赍孟轲之说诣苏张之庭，功无分寸，过有丈尺矣。《老子》曰：“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而笑之。”吾惧大笑，故不为谈也。渴不必待江河而饮，井泉之水何所不饱？是以复治经传耳。

问曰：汉地始闻佛道，其所从出耶？牟子曰：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，身有日光，飞在殿前，欣然悦之。明日，博问群臣：“此为何神？”有通人傅毅曰：“臣闻天竺有得道者，号曰佛，飞行虚空，身有日光，殆将其神也。”于是上悟，遣中郎蔡愔^⑤、羽林郎中秦景、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^⑥人，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，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。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，于其壁画千乘万骑，绕塔三匝。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。明帝时，豫修造寿陵，曰显节，亦于其上作佛图像。时国丰民宁，远夷慕义，学者由此而滋。

① 讖：指巫师或方士制作的预言吉凶的隐语。纬，是汉代流行的各种附会儒家经义的著作，其中存有大量神学内容，相对儒家的经书而称为纬书。

② 古代祭祀用的礼器。

③ 蓂莢：农历五月。

④ 黄钟：农历十一月。

⑤ 宋、明本作“使者张骞”。

⑥ 宋、明本作“二”。

问曰：《老子》云：“智者不言，言者不智。”又曰：“大辩若讷，大巧若拙。”君子耻言过行，设沙门有至道，奚不坐而行之，何复谈是非、论曲直乎？仆以为此行德之贼也。牟子曰：来春当大饥，今秋不食，黄钟应寒，蓂莢重裘，备豫虽早，不免于愚。老子所云，谓得道者耳。未得道者，何知之有乎！大道一言而天下悦，岂非大辩乎！《老子》不云乎，“功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身即退矣，又何言哉！今之沙门，未及得道，何得不言！老氏亦犹言也，如其无言，五千何述焉？若知而不言，可也。既不能知，又不能言，愚人也。故能言不能行，国之师也；能行不能言，国之用也；能行能言，国之宝也。三品各有所施，何德之贼乎！唯不能言又不能行，是谓贼也。

问曰：如子之言，徒当学辩达、修言论，岂复治情性、履道德乎？牟子曰：何难悟之甚乎！夫言语谈论，各有时也。蘧瑗曰：“国有道则直，国无道则卷而怀之。”宁武子“国有道则智，国无道则愚”。孔子曰：“可与言而不与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”故智愚自有时，谈论各有意，何为当言论而不行哉？

问曰：云何佛道至尊至快，无为憺怕，世人学士多谤毁之，云其辞说廓落难用，虚无难信，何乎？牟子曰：至味不合于众口，大音不比于众耳。作咸池，设大章，发箫韶^①，咏九成^②，莫之和也。张郑卫之弦^③，歌时俗之音，必不期而拊手也。故宋玉云：“客歌于郢，为下里之曲，和者千人。引商激角，众莫之应。”此皆悦邪声，不晓于大度者也。韩非以管窥之见而谤尧舜，接舆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^④，皆耽小而忽大者也。夫闻清商而谓之角，非弹弦之过，听者之不聪矣。见和璧而名之石，非璧之贱也，视者之不明矣。神蛇能断而复续，不能使人不断也；灵龟发梦于宋元，不能免豫苴之网^⑤。大道无为，非俗所见，不为誉者贵，不为毁者贱。用不用自天也，行不行乃时也，信不信其命也。

问曰：吾子以经传理佛说，其辞富而义显，其文炽而说美，得无非其诚，是子之辩也？牟子曰：非吾辩也，见博故不惑耳。问曰：见博其有术乎？牟子曰：由佛经也。吾未解佛经之时，惑甚于子。虽诵五经，适以为华，未成实矣。吾既睹佛经之说，览《老子》之要，守恬淡之性，观无为之行，还视世事，

① 据说分别是黄帝、尧和舜时的乐章。

② 九成：指多次演奏。

③ 春秋战国时郑、卫两国的民间音乐，因为不同于雅乐，被儒家斥为淫靡乱世之音。

④ 接舆：传说中楚国的狂人。《论语·微子》中记载他曾经讽刺孔子说：“凤兮！凤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，已而！今之从政者殆而！”

⑤ 传说神龟曾经托梦给宋元君，预言自己要被渔者余且捕获，但是最后仍然被剖割用来占卜。

犹临天井而窥溪谷，登嵩岱而见丘垤矣。五经则五味，佛道则五谷矣。吾自闻道以来，如开云见白日、炬火入冥室焉。

问曰：子云经如江海，其文如锦绣，何不以佛经答吾问，而复引诗书，合异为同乎？牟子曰：渴者不必须江海而饮，饥者不必待敖仓而饱。道为智者设，辩为达者通，书为晓者传，事为见者明。吾以子知其意，故引其事。若说佛经之语，谈无为之要，譬对盲者说五色，为聋者奏五音也。师旷虽巧，不能弹无弦之琴；狐貉虽煖，不能热无气之人。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，伏食如故，非牛不闻，不合其耳矣。转为蚊虻之声、孤犊之鸣，即掉尾奋耳踠蹙而听。是以诗书理子耳。

问曰：吾昔在京师，入东观，游太学，视俊士之所规，听儒林之所论，未闻修佛道以为贵，自损容以为上也。吾子曷为耽之哉？夫行迷则改路，术穷则反故，可不思欤？牟子曰：夫长于变者不可示以诈，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，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，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也。《老子》曰：“名者身之害，利者行之秽。”又曰：“设诈立权，虚无自贵。”修闺门之礼术、时俗之际会，赴趣间隙，务合当世，此下士之所行，中士之所废也。况至道之荡荡、上圣之所行乎？杳兮如天，渊兮如海，不合窥墙之士、数仞之夫，固其宜也。彼见其门，我睹其室；彼采其华，我取其实；彼求其备，我守其一。子速改路，吾请履之。祸福之源，未知何若矣。

问曰：子以经传之辞、华丽之说，褒赞佛行，称誉其德，高者凌清青云，广者踰地圻，得无踰其本、过其实乎？而仆讥刺，颇得疹中而其病也^①。牟子曰：吁！吾之所褒，犹以尘埃附嵩泰，收朝露投江海。子之所谤，犹握瓢觚欲减江海，蹶耕未欲损昆崙，侧一掌以翳日光，举土块以塞河冲。吾所褒不能使佛高，子之毁不能令其下也。

问曰：王乔^②、赤松^③，八仙之策，神书百七十卷^④，长生之事，与佛经岂同乎？牟子曰：比其类，犹五霸之与五帝，阳货之与仲尼；比其形，犹丘垤之与华恒，涓渎之与江海；比其文，犹虎鞞之与羊皮，斑斕之与锦绣也。道有九十六种，至于尊大，莫尚佛道也。神仙之书，听之则洋洋盈耳，求其效，犹握风

① 意思是说，颇能击中要害。

② 传说周灵王太子晋幼年好道，后来得到浮丘公的教授，被接往嵩山。数年后有人见到他乘白鹤升天而去。

③ 又作赤松子，传说为神农时的雨师，能随风雨而上下。

④ 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顺帝时曾经有道士于吉在曲阳泉水上得到“神书百七十卷”，号为《太平清领书》（即《太平经》）。